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

揚子汰言

第四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七

李軌柳宗元註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重黎篇臣則至化具矣故次之先知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言志業不同也

又云患世論之不實褒貶之失中也一槩諸聖一以聖

槩平之或曰檢身事主賢愚逆順曾不齊故論其要以聖人

重黎道者不俟終日以保万世也君聖臣賢邦乃其昌下陵上僭天命不常得其

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僚官也

少皞氏衰九黎乱德帝顓頊命重黎主天地也秘曰昔之

重黎當今之世何官也歷書曰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

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北正黎曰近羲近和羲和

即火正黎也或曰直龍反下同羲和者其所以重黎

之官王莽時亦復立焉聖王之立重黎羲和者其所以重黎

義和耳非莽所立也或曰莽更名大司農曰羲和義與古

殊矣揚故卒其孰重孰黎曰羲近重和近黎羲主

本而譏其殊主陰故云耳或曰王莽置羲和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

論終始之運當孝文之時三千五百歲天地或曰或言黃帝三

註殊不明雄之旨大非矣學者宜自思之秘曰或言黃帝三

百歲或言升龍登仙帝王世紀曰託也帝也昔者姒氏

史記皆有是言故問其終始曰託也帝也昔者姒氏

治水土而巫步多禹姒氏禹也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

蜂蠶蛇虺莫之螫耳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人太山盧

而俗巫多效禹步扁鵲姓夫欲讎偽者必假真讎類或曰讎匹也

重黎

子之談也王莽置羲和之官故此章寄微言以發重黎之問而此句明言真偽之分也

或問渾天
胡曰渾天曰落下閔營之鮮于妄人度之

耿中
耿中承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

幾近也落下閔為武帝經營之鮮于妄人又為武帝筭度之耿中丞名壽昌為宣帝考象之言近乎其理矣談天者無能違也

漢落曰漢落為宣帝考象之言近壽昌等造圓儀以考歷度蔡邕云各天躰者有三家一曰周

解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孝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

考馬天狀多所違失政令官不用推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揚子作太玄亦取象於渾天言

渾論而行故此明渾天之法莫之能違也

宋請問吳本作幾幾乎今從李本光謂象之謂作渾天儀

蓋天
欲知蓋天圖也或曰蓋天即周髀也本庖羲氏立

曰周髀言天似蓋笠也法覆繫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

曰蓋哉蓋哉應難
或問趙世多神未幾也

再言蓋哉者應難以事未有或問趙世多神

近其理也或曰難乃旦反

何也
如簡子之事非一故問之

世多神異也成公孫不義杜云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史

記趙簡子五日不知人寤曰我之帝所與百神遊于鈞天廣

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

云子不語怪之謂也或曰神怪無實聖人無云小

爾雅曰曼未沒無也或曰曼無也無言之者

子胥種彘孰賢
此三人誰賢或曰種章勇切下同曰

胥也俾吳作亂
於闔閭使弒僚破楚入郢

子胥父奢為楚平王太子建太傅少傅費無忌讒太子建平王殺奢并殺兄尚子胥亡後奔吳知吳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既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聽子胥孫武之言以悉興師與唐韃戶藉館君察戈楚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韃戶藉館君

重黎

君之室大夫舍大夫之室。○說曰吳兵入郢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二百然後已藉館舍室也。名舍楚君大夫之室皆不由德。報父兄之耻於斯則無

○光曰茲夜切。至藉館皆志在自報。謀越諫齊不式。用不能去。三諫其辭非用德者也

卒眼之。夫差伐越越棲會稽請委國為臣子胥諫曰

吳不改是矣吳將伐齊又諫曰兵疲於外越必襲吳不聽遂

伐齊反役夫差殺之將死曰吳其二矣以吾眼置吳東門以

觀越之種彘不彊諫而山棲。光曰責其不彊諫於未俾

其君出社稷之靈而童僕。夫差日夜勒兵將報越欲

先吳未至遂伐之范蠡諫之為未可而勾踐不聽遂與師吳

王聞之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

會稽之山吳王追而圍之勾踐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

頓首請與妻為臣妾吳王聽太宰嚭之言遂許之卒赦越罷

兵而歸言蠡初諫不從又終敵於吳。果大敗吳遂復棲吳王

二臣盡彊諫而免此敗足邵也。邵美○說曰三子之從師無名

遁肥矣哉。美蠡功成身退於此一舉最為善○說曰范

夫種書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之越王乃賜種劍種遂自

殺言蠡遺種書知越王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焉遂於賢

則不足可以合肥遯之義耳在易遯之上九曰或問陳勝

肥遯無不利。○光曰策謂警之使去賢此一節。曰不若是則秦

吳廣曰亂。此暴亂之人也○光曰言非。曰不若是則秦

不亡曰亡秦乎。○秦未亡而先亡矣夫有干越之

之不敢用是寶之至也况乃輕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運不

足為福先適足以為禍始○說曰言為權首者先亡也。范曄

曰夫為權首鮮或不及陳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一病

項且猶未興况庸庸者乎一瘳迄始皇三載而成。皆屬秦也○韓魏燕趙

重黎

盛一衰至秦始皇三載而成按始皇即位以歲在乙卯為元年至二十六年始并天下乃稱皇帝今言始皇二載而成者蓋言稱皇帝後三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功德封泰山禪梁父而天下咸一也○光曰按始皇十七年始滅韓

至二十六年滅齊天下為一今云三載闕時激地保人事乎秘曰時可取以

以全之乎修人事以得之乎○光曰曰具咸曰具備也請

問事○咸曰問三事之目曰孝公以下疆兵力農以

蠶食六國事也秘曰戰國之時不修農政秦自孝公用

於是遂強而蚕食六國保秘曰問曰東溝大河南阻高

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便則申否則蟠保也食

稅也涇涇水也○咸曰賈誼云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

之地君臣固守以闢周室有席卷天下并吞八荒之心故憑

此險固事便則可申之以取天下未便則蟠屈以堅守是以

有地保之道也○秘曰東以太河為溝塹南以高山為險阻

西以雍梁二州為供事北以涇水之垠為鹵地勢便則申勢

否則屈此地保也采事也書曰百里采孔云供王事而已○

光曰宋吳本高山作蜀山今從李本梁州蜀激秘曰問曰

地也鹵掠也涇垠謂義渠掠其畜食以自資激時激曰

始皇方斧將相方刃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比

咸曰賈誼云始皇執敲朴以鞭笞天下言易也此云六國方

木將相方肉者言六國與將相之勢方如木肉而始皇與將

相之威方如斧刃以斧刃而伐木肉亦易之矣此亦時激之

道也○光曰始皇欲斷喪諸侯方如斧而諸侯愚昧方如木

秦之將相銳於功利方如刀而諸侯將相懦弱或問秦伯

方如肉故始皇所以能兼天下者適丁是時也卒吞

列為侯衛在外侯望羅衛天子咸曰秦伯謂秦襄卒吞

天下而報曾無以制乎咸曰報周報王也言秦自襄

疆至始皇六世卒吞二周而并天下蓋非一朝一夕之故何

報王曾無畫以制之乎○光曰報奴板切侯衛畧奉九服遠

近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節庸以也節度也

重黎

言天子用禮節以制馭五等諸侯各有其序節莫差於僭咸曰言五等之禮各有其序不可僭禮

之差失者莫大於僭僭莫僭於祭咸曰僭之大者祭莫重於地

地莫重於天既盜土地又盜祭天則襄文宣靈其

兆也始於四公以來者言周之衰非昔者襄公始僭

西時以祭白帝音止文宣靈宗與郟密上下

用事四帝芳無切而天王不匡反致文武胙宗

也文公起郟時宣公起密時靈公起上下時秦襄公

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文東獵汧渭

之問卜居之而吉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上於郟行史敷

曰此上帝之祥君其祠之遂作郟時也至宣公作密時於渭

南祭青帝也其後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

也此言秦自襄公以來因周之衰已僭天子之禮用事於白

帝青帝黃帝炎帝四帝矣而周之微弱不能正之反致文王

武王膾胙於秦也故太史公曰秦雜戎狄之俗位在藩臣而

驪於郊相君子懼焉如是則制公侯伯子男之禮何是以

節之有哉四疆之內各以其力來侵攘肌及骨咸曰肌喻遠

是之時周已衰極諸侯強大四境之報獨以制秦乎咸曰

內各以兵力來侵遠削而至於近矣報獨以制秦乎咸曰

迷也其日固已久矣數世之壞非一人之所支也報獨以制秦乎咸曰

自平王下衰加之嬴秦累世強暴至始皇卒滅之所謂大樹

將顛非一繩所維豈報王可制乎報獨以制秦乎咸曰

天子之禮至顯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

言既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

嬴秦姓政始皇名也

卒政立為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北

收上郡上郡以東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

川郡矣至二十六年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秦十五載

得齊王建始并天下故云二十六載擅秦也

而楚

楚項羽。咸曰：始皇自并天下後十二年卒，胡亥立三年為趙高閹樂所殺，子嬰立四十六日而項羽號

西楚霸王故云。十五載而楚

楚五載而漢

咸曰：項羽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後五年而定歸

於漢故云

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擅天邪人邪

言自始皇并天下至漢高祖元年纔四十六年而天下三專於人具天命邪人事邪擅專也

曰具

○咸曰：天數人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

當時雖欲漢得乎

咸曰：言周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封建子弟者十有二國故夾輔王室而

無慮雖欲擅漢不可得也。○咸曰：周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班五等諸侯之爵暨乎周末，諸侯流為十二

國當是之時高皇無尺土之階，雖欲擅漢其可得乎。六國蚩蚩為羸弱姬卒之屏

營羸擅其政故天下擅秦

卒終也。之至也。○咸曰：知皆危弱於周徒為秦終專其政以并天下也。○咸曰：解嘲

曰：離為十二合為六七秦稱富強故六國之衆皆為秦而弱

周終然危懼故秦專其政以擅有天下。屏營猶經營也。李周翰曰：屏營迴惶也。○咸曰：音義曰：屏音并光謂屏營猶旁皇

失據之貌言六國相與陵弱周室適足為秦開兼并之資終自失據為秦所滅使秦得專據天下秦失其

猷罷侯置守守失其微天下孤朕

猷猶乖離。○咸曰：道罷諸侯之制分為三十六郡以置守尉而守尉無防微之

援天下遂至孤獨朕乖也。○咸曰：秦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諸侯力爭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罷諸侯之制分為三十六

郡而置郡守守失其道專任刑法無維城之固則天下孤朕矣。書曰：道心惟微。班固曰：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蚕食

山東一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其私智嫻笑三代蕩滅古法切自号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

尺土藩翼之衛。○咸曰：守手又切秦雖置守又使御史監郡務弱其權守權既微孤立於上不能制民民苦其

賦役故相乖離殺守而為盜由守素微弱故也項氏暴

疆改宰侯王故天下擅楚

咸曰：言秦既亡是時項羽兵最盛故專命改制諸侯

王也。○咸曰：宰割也擅楚之月有漢荆業山南發跡三秦

僅黎

追項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

山南漢中也三秦雍程

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更立沛公為漢王
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開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
王都廢立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於是
各就國漢王至南鄭士卒皆思東歸故韓信因陳楚可圍三
秦易并之計逐東嚮定三秦追羽於山東因專天下由是數
事兼之亦天也

數動謹於時人也

言秦楚漢之成敗或用其才良或尊
其權變或上其計策或下其音數雖皆謹於時然所取之異
故一正一興此乃人事也

兼用也尚尊也右上也左下也
英材右計左數言不離計數之中

天不人不因人不

後動也
英材右計左數言不離計數之中
天不人不因人不
天不不因人不
天之曆數在汝躬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之禍福必因人事之得失人之成敗必待天命之與奪

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

項羽為高祖所敗於垓下
臨死歎曰天亡我非戰之

罪諒乎

信如羽
之言否

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

屈盡也

楚慙羣策而自屈其力

慙惡也

人者克自屈者負

負天曷故焉
言無私親惟
應善人

或問秦楚既為天典命矣

為天

秦縊灞上楚分江西興廢何速也

典主言

秦雖兼天下楚雖暴立但為天掌其命以擇賢主尔故其興

之忽廢之速也秦縊灞上者謂沛公十月至灞上子嬰係頸
以組而降也故謂之縊楚分江西者分敗也羽與江東子弟
興兵卒敗於垓下以江東言之故謂之西也

與兵卒敗於垓下以江東言之故謂之西也

羽與江東子弟
興兵卒敗於垓下以江東言之故謂之西也

重黎

首五 曰天胙光德而隕明忒 天之所福光顯有德而

分 惡之所致。 祕曰 昭德者天福胙之令長彰惡者天隕越之

令短。光曰 胙與祚同。 或 當作慝惡也。光德謂德之昭融者

明慝謂惡之顯著者 昔在有能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

懿 或曰 有熊少典之子黃帝也。故天胙之為神明主

且著在天庭 或曰 天庭謂天帝之義。是生民之願也。厥

饗國久長 神明主祀。或曰 天福胙之為天地神明之

合乎民心故享國長久。胙古字作祚。光曰 宋吳本顯懿作

顯德今從李本著在天庭猶云簡在上帝之心五帝三王以

明美之德故為天所 若秦楚彊閱震撲胎籍三正播其

虐於黎苗 或曰 胎當為貽字之誤也。閱狠也。胎籍猶暴侮

也。謂亂也。三正天地人也。胎籍猶言叔擾也。黎苗九黎三苗

也。布其虐甚於九黎之亂德三苗之不恭。光曰 閱許激切

胎當作貽徒來切。誦也。子第且欲喪之。或曰 子弟至親

藉子夜切。黎苗民也。 况於民乎况於鬼神乎廢未速也 或曰 不道早亡。或

親不祚。宜速。 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胙 胙主。或曰 不

曰無土 或曰 言無然則舜禹有土乎 或曰 舜禹

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衷也 明乎得 或

問義帝初矯 矯立。或曰 義帝楚懷王之孫心也。胡亥

年項羽陽尊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故云初矯。光曰 矯率也。初率兵。劉龕南陽。龕取也。

戡同音堪。與 項救河北 羽 二方分崩一離一合

重黎

設秦得人如何

設假○咸曰言義帝初立時關中既分

設令秦尚有人復起如何也○秘曰龔宜讀如哉哉克也假

若義帝如初矯立而使劉漢戡定南陽項羽得救河北二方

爭戰一離一合設使秦尚得人以開中待之如何義帝楚懷

王孫心也沛公項梁共立之以從民望是矯也漢王始都南

鄭屬山南西道而連南陽在山西東道項羽都彭

城屬河南道而連河北道或人以其地勢言之

曰人無

為秦也喪其靈久矣

秦秦喪其社稷之靈已久矣○

怒莫為之用韓信黥布皆劍立南面稱孤卒窮時

戮無乃勿乎

窮極○卒盡也言當是之時韓信方

欲再起南面稱孤以盡窮時戮無乃不可乎勿猶不也言不

可也○時是也韓信封楚王黥布姓英氏封淮南王二

王皆無其德徒以戰鬪立功使左右劍立南面稱孤終窮於

是而見戮無乃勿為王其愈乎劉昭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咸

皆帶劍故蕭何劍履上殿是也○信布以匹

夫杖劍自立雖斲貴而禍辱隨之不若始者勿為

或曰勿

則無名如何

言不然則為秦曰名者謂令名也

咸曰

秘曰

咸曰

秘曰

咸曰

秘曰

咸曰

秘曰

咸曰

秘曰

咸曰

秘曰

咸曰

秘曰

咸曰

秘曰

咸曰

秘曰

咸曰

秘曰

咸曰

言義帝初立時關中既分

龔宜讀如哉哉克也假

定南陽項羽得救河北二方

以開中待之如何義帝楚懷

漢王始都南

項羽都彭

言當是之時韓信方

韓信方

言當是之時韓信方

言當是之時韓信方

言當是之時韓信方

言當是之時韓信方

言當是之時韓信方

言當是之時韓信方

言當是之時韓信方

言當是之時韓信方

言當是之時韓信方

言當是之時韓信方

言當是之時韓信方

言當是之時韓信方

言當是之時韓信方

咸曰

秘曰

咸曰

秘曰

咸曰

秘曰

咸曰

秘曰

咸曰

秘曰

咸曰

秘曰

咸曰

秘曰

咸曰

秘曰

咸曰

秘曰

咸曰

秘曰

咸曰

匪正也言秦不以正道而决行於世詎免乎災食無妄之

粟分無妄之橈自令之間而不違可謂曲矣橈時

自令與始皇併心為無道橈亂也自令謂自使令也

違去也言秦亡道如是而越自使令之間不能違去於秦以

高飛遠引徒欲分解其亂雖能強言封建之事亦曲矣曲

越事秦暴虐必行之國祿其粟受其亂自始皇下令之間

又不能違而去之是曲已李斯謬其說請有文李詩書百家

語有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橈亂也或本作

鮑鮑或問茅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

乘乘始皇以嫪毐毒事幽母咸陽宮諫者輒殺於井幹闕下茅

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其者未辯歟項

欲東還下邳蔡生說使都咸陽既不能移又為所亨案漢書

去韓生揚子去蔡生未知孰是咸曰亨當作烹字之誤也

言韓生說羽既不能移又為羽所亨殺也未辯者言韓生未

能善辯使其都咸陽以免其殺光曰幹音韓乘繩證切亨

與烹同音義曰史記作蔡生光謂井幹謂始皇殺諫者二十

七人積尸闕下如井幹之狀言茅焦能移始皇暴怒之意者

以其辭也蔡生不能曰生捨其木侯而謂人木侯亨

移項羽或者未辯歟木侯當作沐猴亨亦當作亨

不亦宜乎也項羽既殺子嬰燒其宮室收寶貨婦女而東

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帶山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之項羽見

秦皆以燒殘又懷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

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乃斬韓生此言項羽之

暴久矣韓生說之都咸陽既不能移即當自引反謂人為沐

猴雖見烹亦宜矣必曰生既知羽如沐猴捨而去之可也

乃謂人明言其沐猴而見亨不亦宜乎蓋不能危行言遜也

從而訕之是自有木猴之狂也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

其心而

後語

焦逆許而順守之雖辯刺虎牙矣逆意而

而守可謂辯說矣然刺近虎牙言其殆也必曰刺義如摩

焦所諫皆逆其意而許其事所守皆陳母后之大義至順之

重黎

理雖辯則辯矣譬猶摩虎牙也言無位而廷諫履危之道也

以忠是順守 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疆之覺平勃

皆以十二齡茂良乎 甘羅甘茂孫也 以請張唐相 燕及先報趙事 悟呂不韋辟疆張

良之子也 以孝惠崩 呂太后哭不哀 事竟陳平周勃 皆十二 歲 豈甘茂張良為之祖父使之然乎

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祖 才子自然發其 神心無假祖父

○曰人之生天與之才譬如茂良非假父祖 使之然也 ○曰言祖孫父子材性不必相類 或問酈食

其說陳留下教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辯也 ○曰酈

韓信龍衣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辯也 音曆食

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 幾危也 小有才猶未聞君子 之大道也 斯足以殺其身而

已 ○曰食其說沛公以陳留天下之衝 又願收取滎陽 據 敖庾之粟 又說齊王田廣七十餘城 已下矣 而韓信為蒯通 所說 忌其憑軾之功 遂乃夜渡兵平原 襲齊 是使齊王疑食 其賣己乃烹之 當是之時 非食其之不能辯 勢之然也 何哉

夫前與之和後暴之兵安使廣之不疑哉今揚之意言君子

之所謂辯者常以正諫之道自辯其身如仲尼之於衰周孟

軻之於戰國爾若夫以辯說人則猶商君應侯之徒矣不亦

危哉蓋耻之也 ○曰幾近也夫辯者辯其禮樂之所歸行

之而為君子也如事談說以辯於人不亦幾乎脂鼎哉 ○曰

○曰音機辯者以辯自明其志則可矣若恃其辯欲以欺誘

它人此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 ○曰蒯通

危事也 三分天下鼎足而立 信不忍背漢 遂謝通通說不聽 皇恐乃 陽任為巫抵擠也 謂其談說若抵排使之 ○曰信既不用 其策又陽狂為 巫言亦未辯 曰方遭信閉如其抵 信盡忠高祖若門 戶之閉無巖隙也

曰巖可抵也 ○曰巖嶮巖也 言若設巖嶮之詐謀 以動之其可抵乎 ○曰巖許羈切 曰賢

者司禮小人司巖况拊鍵乎 賢者同見禮制則動小 人何見巖隙則作况拍去開鍵乎 ○曰司主也 賢者所主 人事使人推禮是視不為小人巖嶮之謀况信拍鍵而閉之 乎言不可為也 拊拍也 鍵鍵籥 ○曰音撫 鍵其葦切 鍵 籥也 賢者見有禮則從之 小人見巖隙則抵之 抵巖猶不

重黎

可况閉戶無隙而欲拍鍵疆入乎或問李斯盡忠胡亥極刑光曰太史公語

忠乎謂盡忠乎**曰斯以留客**秦嘗欲逐諸侯之客斯上書以為不可秦聽之是一

事至作相而二世其三族此果忠乎始以逐客上書遂

留之以至丞相言其信重**用狂人之言**留客為秦王所知始用事以至為丞相

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阿意督責

焉用忠始皇信妖言東浮滄海斯為宰相也不能諫止而

而立胡亥胡亥既立縱暴斯諫之而見怒恐誅乃作督責之

書以阿二世之意此諸事皆非忠直**曰始元之初**武帝

忠欲於何所**霍**忠請或霍光忠乎**摧燕上官**

用其忠乎**息擁少帝之微**一決光班固曰擁昭立宣

之鋒謀反皆誅滅之班固曰摧燕王外上官**處與廢之**

分昭帝立十三年而崩無嗣光乃議迎昌邑賀賀立

邑王而立宣帝班固曰處廢**堂堂乎忠難矣哉**茲數事

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堂堂乎忠難矣哉**李本作始六世之詔

宋吳本作始六之詔音義曰天復本作始元之初今從之始

元昭帝年號也與廢謂廢昌邑王立宣帝堂堂**至顯不終**

矣顯光之夫人名也毒殺許皇后後光心知之而不討賊

納小女成君為后及光死後語泄上始聞之後奪霍禹等印

綏終至弃市**或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

牧不能用也信文帝不能用乎**曰彼**

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頗牧曷不

重黎

用哉

唐知雲中守魏尚擊匈奴有坐欲以激文帝耳

信與伸同

德

如用士則聞之矣於德又何

曰罪不孥

其身不收

官不女

出宮人嫁之

館不新

仍舊制也 陵不墳

葬於霸陵因

或問交曰仁

仁者不棄其交

德問餘耳

陳餘

曰光初

始無終

光初班固曰勢利之交

竇灌曰凶終

竇嬰灌夫之交雖不變其初

然終以朋黨陷於大戮亦不足貴也

請人曰晉荀

信曰不食其言

信曰不食其言

食為

請人曰晉荀

息

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

其股肱之力加以忠正其濟君之靈也不濟

趙程嬰公

孫杵臼

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

宮匿程嬰杵臼不死卒保趙孤於山中景公卒與韓厥謀立

年傳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也曰原屏將為亂藥卻為徵六

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

秦大夫鑿穆公之側

此章全論不食言之德

也左傳識之者譏穆公也

問義

既聞諸賢之信

其宜之謂義

義者得死生之宜也

謂重言之信蹈義則未也

禮信之事行之俱得其宜乃合於義檀弓曰陳乾昔寢疾屬

重黎

茲得其宜也。○光曰程嬰自殺以報公孫杵臼劉向以為過恐亦未盡其宜。或問季布忍焉

可為。祖曰季布楚人也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羽滅高者乃至鬻鉗為奴。曰能者為之明哲不為也。言能忍安能忍耻如此。

者乃為之。○曰進退必以禮義。○曰有才能自措其死欲有所施如管仲季布者則為之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則不

然。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曰明哲不終

項仕如終焉攸避。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曰言明哲

鳥肯終仕之哉如終仕之乃非明哲矣如是則當其急也安

可避邪。○曰不終項仕猶言終不仕項言項羽不師古而奮私智謂之明哲豈終仕之哉如果果有明主而終仕之安

其難。○曰明哲必知項羽之終不可輔而早去之若終仕

復安所避乎。或問賢曰為人所不能請人曰顏淵

黔婁四皓韋玄成。顏淵簞瓢不改其操黔婁守正不邪死而益彰四皓白首高尚其事韋玄

漢丞相賢之少子也賢薨玄當襲封被髮佯狂欲以讓兄。○

成曰擬人必於其倫顏子至賢其殆庶幾黔婁四皓既非其

儔兄以韋玄不亦甚哉。○曰顏淵之賢備躰之賢韋玄之

賢末至之賢王莽篡天下而韋玄讓一家於是胡賢耳亦猶

論德行稱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凡此數子豈必皆與顏

淵俱盡至賢之道哉。○曰李未只本無成字音義曰天復

本作韋玄成今從之顏淵黔婁安貧四皓問長者曰藺

相如伸秦而屈庶頗藥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

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相如伸理於秦王屈意於廣頗越布為梁大夫

奉使行高祖誅梁王彭越布使還報命首下哭而祠歛之也

朱家以季布有院見滕公得解其急也而不使布知又終身不復見布直不疑嘗為郎三人同室一人有金一人急歸誤持金去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其後誤持金者還之至乃明之又人謗其淫嫂而云無兄亦不自明也韓安國梁孝王之內史時景帝疑梁王梁王大懼安國稱病去官陰往長安因長公主以解王事。○曰音義曰或問臣得而正乃不塗作不倭光謂塗當作渝變也。

望黎

百之自得也。○秘曰曰舉其人以明之。石大僕之對金

將軍之謹張衛將軍之善慎邴大夫之不伐善相丞

石慶嘗為大僕時上問輿中馬幾匹太僕以策數之畢對曰

六匹金將軍曰碑為人謹直曰不逆視數十年張衛將軍名

安世為人周密重慎丞相邴吉宣帝少時以巫蠱事當在獄

中吉嘗救護又養視有恩絕口終不言官至御史大夫乳母

述之然後乃請問臣自失感曰邪而私乃曰李貳師

知封博陽侯之執二田祈連之濫帥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

犯魏貳師將軍李廣利說劉屈氂立昌邑王為太子二心

擊匈奴不利質淫婦人也韓馮翊名延壽愬御史大夫蕭望

之與稟儀為姦而焚其稟也趙京兆名廣漢疑魏丞相夫人

殺侍婢圍捕之而或問持滿曰挖敵敵器在魯桓公廟

無實反獲其罪也此器戒之。○感曰挖抑也猶抑損之也言持滿者當自抑損

以正其敵不然則覆矣。○秘曰挖亦持也魯桓公之廟有敵

器曰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持滿盈如持揚王

歌器也。○光曰李本無欹字今從宋吳本於華反

孫僕葬以矯世悼厚葬也。○秘曰揚王孫孝武時人李

人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曰矯世以禮

以僕葬將以矯世也。○感曰僕郎果切

儉喪過乎哀儉喪過乎哀僕乎如矯世則葛溝尚矣古者未

之禮死則裹尸以葛投諸溝壑若王孫之矯世此事復尚為

之矣言不可行也孝子仁人必有道以掩其親賢人君子必

率禮以正其俗。○光曰尚上也言君子矯世當以礼乎當以

僕乎若欲為已甚以矯世則莫若效古葛溝者為上矣何以

葬或問周官曰立事感曰制三百六十官可謂立事左

氏曰品藻感曰左氏隨事稱君子曰以論其善否皆得其

之褒貶彰矣。○光曰太史遷曰實錄感曰遷採春秋尚

品第善惡藻飾其事故揚雄稱實錄而已蓋言但能實錄傳記之事也。○秘曰本

書國語戰國策而作史記其議事甚多疏畧未盡品藻之善

重黎

傳曰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迂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
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
謂實錄蓋言其存事而
已○**光**曰記事而已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七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八

李軌柳宗元註宋成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淵騫篇

咸曰以君臣者率迪淵騫之行則可勝道哉故次之重黎

仲尼之後迄于漢道

光曰宋吳本迄作訖今從李本迄至也

德行顏閔

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

定其差

質也○咸曰品歷世之臣貴為不少矣然以淵騫為不可及而冠章首有意哉子雲也○有以知長爵之達弗逮乎廣道之尊乎或云是篇與重黎共序然漢書有之疑非揚辭而班固實之未知其據焉○咸曰論漢道以仲尼之後蕭曹名將以德行顏閔所以為品藻也○光曰尊卑謂才德高下○譔淵騫○咸曰聖人之道豈不大一本無此序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

祕曰據顏淵閔子騫之徒已沒○光曰惡音烏問今世何無

其曰寢

咸曰孔子云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寢亦室也言游夏諸子在室明入聖人之奧者也○祕曰在

或曰淵騫曷不寢

咸曰言游夏之徒尚在室而淵騫二子奚不然○祕曰淵騫非

有文章著世何為不寢

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勃勃乎

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

咸曰夫入室見奧尚可至焉如顏閔則與聖人高飛

真真而絕者也其可慕乎故孟子云子游子夏子張皆有聖人之壹射射閔子顏淵則具射而微揚子之論在於是邪巽風也勃勃輕迅貌○祕曰淵騫得聖人而師之譬如攀龍鱗附鳳翼巽風以揚之勃勃然而與後之人不可及也如何其寢如何其寢言其道愈不寢也○光曰宋吳本作巽以揚之今從李本揚發揚也如其寢言其不可寢伏也

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

足為矣

咸曰揚以門人為三品論之也言淵騫為其絕游夏之黨得其奧七十子亦被其溥道矧文章末業

爾何難為哉。○秘曰非止淵騫也。至于七十二子皆曰有聞見所以學為賢哲君子也。至於文章何足可為哉。文章謂若卜商序詩曾參孝經之類。史記曰孔子以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光曰宋吳本作七十二子今從李本言遊孔門者務孝道。君子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德不事文章。

以孝禹以功皋陶以謨非絕德邪。秘曰是皆德之殊絕。○秘曰冠乎上世。

力絕力者何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抃牛非絕力。秘曰問絕力。

力邪。皆以多力舉重崩中而死所謂不得其死然○秘曰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膺而死抃牛亦多力也。呂氏春秋曰遂擒推移大犧因以為號。○光曰抃牛謂以兩牛相擊如

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

孟軻也若荆軻君子盜諸秘曰荆軻衛人也為燕太子刺秦王以君子之道類

之則大盜耳。○光曰比諸盜賊。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

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或人

勇若衛靈公之問陳也仲尼答以俎豆子雲應以德義。○秘曰養浩然之氣勇之大者。○秘曰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

魯仲連偈而不制。高談以救時難功成而不受爵賞○

游於趙會秦軍圍邯鄲魏使新垣衍說趙王令尊秦昭王為帝而仲連挫之垣衍不敢復言帝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遂辭而去終身不復見

偈猶偈慢也制猶整肅也言仲連偈慢於爵利而不能整肅於官事也。○光曰宋吳本偈作偈制作制

藺相如制而不

偈。好義崇禮屈身伸節輔佐本國繫時之務也○或曰藺

功六拜為上卿位在廣頰之右頗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

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

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廣頰聞之

肉袒負荆至相如門謝罪此言藺相如自屈如是欲整肅於

官事而不偈慢於爵利也。○光曰音義曰偈與蕩同光謂蕩

謂逸其身心制謂拘於祿位仲連不以富貴動其心而未
能忘死生相如不以死生動其心而未能忘富貴故云然或

問鄒陽吳之梁然否曰未信而分疑抗辭免置幾

矣哉鳥罟謂之罟猶人之縲紲幾危也獄中出慷慨之辭

孝王為羊勝公孫詭所疾而讒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

從獄中上書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未信而分疑者言未為

梁王所信方為其所疑雖能分解以免固亦危矣光曰

苦兩反置昌鍾切音機孔子稱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

己也陽初仕梁未為孝王所信而深言以或問信陵平原

孟嘗春申益乎信陵君魏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

弟也孟嘗君田文齊威王孫也春申君黃歇楚人也問有益於國乎曰上失其政女臣竊

國命何其益乎當此四君之時實皆有益於其國而揚

竊國曰樛曰字之智也使知國如知葬則吾以疾為

著龜曰樛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有滑稽多智秦人號

之順報以成周而西傾宗周即西周也至幽王以犬戎

亂平王東遷于洛即周公所營之上城是謂成周亦曰東周

也秦都咸陽在西而拔王為秦所滅故曰西傾光曰宋吳

本作周之順報今從李本音義曰諸本皆作順報順報王及

報王也俗本作傾誤也史記作慎靚王索隱作順靚王或是

慎轉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光曰周顯王四

始稱王至昭襄王五十一年乃滅周時秦都雍州西山在焉

而東滅周故曰東并本紀曰文公卒葬西山光曰音併

孰愈曰問西傾東并誰優曰或者以曰周也羊

秦也狼曰周衰弱如狼然則狼愈歟光曰問強猶曰

淵篤

羊狼一也

過猶不及兩不與也○

威曰言周以不道而弱

夫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以道德易暴亂

者也今秦以暴虐易微弱而民不安堵何愈之有

擊遼水力不足而屍有餘忠不足相也

或問

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為也曰塹山堙谷起臨洮

擊遼水力不足而屍有餘忠不足相也

相助也雖盡一身之

節而殘百姓之命非所以務民之義○

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起臨洮至遼

東延袤万里又始皇欲遊天下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

泉塹山堙谷後始皇卒胡亥立與其弟蒙毅俱為趙高所害

吞藥而死司馬遷謂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

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

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恙養老存孤

務將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今揚

言與遷同故備載之以見始末○

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

既煇死宗族竄流○

誰謂不韋仕不由道用貨財而佞於華陽夫人以取顯位終乃

家屬徙蜀飲燭而死是激取國權以易宗族○

先曰貪國權

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

非盜如何穿窬也

者吾見撻石矣未見雒陽也

雒陽不韋所封國也揭

石乎○秘曰穿窬者伺慢藏而得之不過一撻一石而不韋

同人顏色而取之雒陽之封是其雄也

子楚立是為莊襄王

奚用為也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

於此矣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

用為甚多昭王四十七年與王齕伐趙圍其將趙括於長

淵騫

平既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起乃拔詐而翦
盡坑殺之故揚以為不仁光曰用將以救乱誅暴

翦東鄉人也問其將畧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歟啞

謂切齒而怒也歎怒声太史公曰王翦為秦將夷六國

曰歟烏開切剪或問要離非義者歟不以家辭國

疑其有義疑曰要離吳人弃家而為國曰離也火妻灰子以反於

慶已心實蛛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義者臣子

親之難也離自平人而焚燒妻子詐為吳仇讎求信於慶忌

反而刺之若蜘蛛之小巧耳吳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

忌要離詐以罪云令吳王燔其妻子而揚其灰走見慶忌以

劔刺之譬如蜘蛛之螫毒於人而靡死也焉可為義哉音

也音與塵同音義曰賈誼新書曰蛛螫作網光謂靡爛也

為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俠累韓相名

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卻仲子恐誅亡失游齊交聶

政政後仗劔至韓刺殺俠累因自曼面决眼自屈出腸遂以

死其姊嫫如韓之市伏尸哭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曼無也

言政知姊之忠烈乃斂其面使他人無所識認且欲全其姊

者也小爾雅曰曼無也音軒也問荆軒也義乎為丹

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

靡也或曰燕太子丹以荆軻為上卿欲以報秦先是秦將

首金千斤邑萬家荆軻謂太子丹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

亢之地圖以獻秦王王必悅見臣臣乃得以報矣於是說樊

於期於期遂自刎軻乃與秦舞陽盛於期首函封之乃求天

下之利也首與燕督亢之地圖至秦秦王聞之喜乃見於咸

淵篤

皆非君親之難也非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

義之義君子不為也張儀魏人也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蘇秦雒陽人也

事鬼谷先生李術裴駟曰按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

縱橫家於是張儀相秦蘇秦相六國乃投縱約書於秦秦兵

不敢關谷關十年皆飾詐辯尚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權變聖人不取也

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欲讀仲尼之書曰甚

矣鳳鳴而執為翰也儀行也曰然則子貢不為歟言子

鳥崇百曰然則子貢不為歟言子

游說抑齊破吳以救魯齊欲伐魯子貢行而說齊存

魯破吳疆晉霸越言儀秦非道則子貢李孔子矣不為之乎

蓋六國游說之士託為之辭太史公不加考校因而記之揚

子亦據太史曰亂而不解子貢耻諸說而不富貴

公書發此語揚子八儀秦耻諸耻國乱而不解其義高耻游說而不富貴其

志在求於富貴苟求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已

富貴則無所不至矣蘇秦佩六國相印以抑疆秦張儀入秦而復其衛後破山東

蘇秦佩六國相印以抑疆秦張儀入秦而復其衛後破山東

循舊人之迹或曰儀秦雖同術豈非才乎秦曰昔在任

則務縱橫儀則務解之二人之迹各不相蹈

人帝曰難之亦才矣或曰任佞也巧言近佞不以才也

難之不以才矣今從李本音壬難讀如字佞者口才也舜

謂知人安民惟帝其難之能哲而惠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揚子言驩堯之徒能以巧言才乎才非五尺徒之才也

或聖人其才亦不在人下矣美行園公綺里季直黃

也或曰儀秦之才非元凱之才美行園公綺里季直黃

公角里先生避秦之乱隱居商山不朝高祖而從太子

言辭婁敬陸賈婁敬說高祖都關中

淵騫或作角音同

又作新語 **執正王陵申屠嘉** 呂后欲王諸呂陵執意不從免陵乃得封之

帝俊幸郤通至使慢禮嘉折之又晁錯犯憲折節周昌汲

黯 高祖欲易太子周昌面爭以為不可武帝時公孫弘為

言其能降也夫彊直之人降則為亂若二 **守儒袁固申公**

公者天姿彊直而乃能降其折節可尚矣

表固守正以得臯於竇太后終不屈其道

治詩孝景帝時為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袁固生問老子

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頃之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申公

以詩經為訓及趙絳王臧謂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

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

申公以為太中大夫舍曾邱議明堂事實 **災異董相夏**

侯勝京房 董仲舒夏侯勝京房 **或問蕭曹曰蕭也**

皆善推陰陽知災異

規曹也隨 蕭何規期於前如一曹參奉隨於後不失

光曰非蕭不能規非曹不能隨二人協心共

成漢道其 **滕灌樊鄴曰俠介** 滕公灌嬰樊噲鄴商此

賢等耳

成曰 與挾同持也介衛也言高帝為沛公時而夏侯嬰灌

嬰樊噲鄴商皆俠剛介之士易 **叔孫通曰繫人也** 叔孫通

曰介如石焉

避二世之亂遇高祖起兵從之天下既定還復從儒見事敏

疾 **不足而談有餘** 說景帝斬晁錯以謝七國實挾私怨而

也諫遷淮南王 **晁錯曰愚** 晁錯以謝七國實挾私怨而

而談有餘也

淵寯

者也

到都審成張湯杜周之徒。感曰韓詩外傳去無為

者言暴之甚也。

光曰不仁之化其殖曰蚊。感曰孔子云賜

人而得勢位如虎之得角翼

稱揚子曰求也為之聚斂是則貨殖聚斂聖人之所疾也漢書

也今或人問貨殖故答之曰蚊亦疾之甚焉夫蚊之為虫啄

謂啄人而求生可鄙惡者也貨殖之徒兼并聚斂非義是有亦所

人析毫頤利微而食人其猶蚊乎

曰血國三千使將踈

飲水渴博沒齒然也

感曰揚既以蚊貶貨殖或以是

者三千國非貨殖則將使其飯踈食飲水被渴終年而已乎

言衣食僅給而不能富庶也今下無答文者蓋揚鄙其不論

教而疆見難故不對之也三千國者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

萬國於商周之世已漸并之矣故至漢但可三千而已率大

較也渴博者孟子去渴寬博謂獨夫之被渴者沒終也齒年

也。感曰揚恐未諭故再釋之曰貨殖之心若蚊自務輕飽

而血視三千之國使將踈飯飲水衣渴博之衣沒其年齒而

後已也茲齡也按周一千八百國而漢郡國一百三縣邑千

三百一十四云三千者蓋貨殖之人倍取於國且言其多故

光曰李本作沒齒無愁也今從宋吳本蚊下曰衍字渴毛

布也渴博以渴為寬博之衣也二千言其眾也言或問循

貨殖如蚊嗜民之血使之皆貧困以終其身也

吏曰吏也。感曰言如是者始可謂之吏也。游俠曰竊國

靈也。靈命也朱亥田仲郭解劇孟原涉之徒。感曰荀悅

此去竊國靈蓋言竊行國之威靈以為之彊。感曰靈福也

遷載游俠竊國之威靈為己之私義者也。光曰國之所以

-10 100 30 905" data-label="Text">

能為國者以在上者執号令。倭幸曰不料而已。籍孺鄧

-50 100 90 905" data-label="Text">

仁韓王孫李延年之徒。感曰料度也夫倭幸者日以寵進

-90 100 130 905" data-label="Text">

位非才升憑乎城社卒蹈機穽亦不度者已。光曰不自料

-130 100 170 905" data-label="Text">

其才德不稱其寵祿而貪竊之以或問近世社稷之臣

-170 100 210 905" data-label="Text">

取禍敗此皆論太史公書所載。陳平之無悞。內明其

-210 100 250 905" data-label="Text">

曰若張子房之智。功用行舍藏。絳侯勃之果。日

-250 100 290 905" data-label="Text">

違悞。感曰所舉必行無悞。光曰

-290 100 330 905" data-label="Text">

李本悞作悞今從宋吳本悞與悞同

-330 100 370 905" data-label="Text">

淵驚

誅諸呂立代霍將軍之勇秘曰光摧燕上官之鋒終

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此數公遭漢初定倉卒之際則權應當時

苟以救世不能與稷契伊周同風未終先王之禮樂秘曰言

雖兼數公之才業不能修禮樂以成或問公孫弘董仲

舒孰適欲知此二人用心誰近聖人曰仲舒欲為而

不可得弘容且而已矣利用安身武帝外之故不可得也

樂志曰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又

曰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

增歎也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或問近世名

卿曰若張廷尉之平張釋之惟存公平无阿於意

其所謂平矣秘曰張釋之為廷尉不族盜宗雋京兆之

見雋不疑當昭帝時有人自稱三衛太子百官莫知其所以

尹扶風之繫尹翁歸清廉有節不被滋垢王子貢之介王子貢名

之守秘曰周亞夫也守謂守細柳曰若條侯

之征伐秘曰長平侯衛青冠軍侯博陸之持重博陸

侯霍光贊曰臨大節而不可謂名將矣請問古

將曰鼓之以道德秘曰猶益贊禹而有苗格

無敵孫子五校秘曰道征之以仁義秘曰猶常武所謂既敬既

以敵湯武之仁義與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蘇

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膚使具

備騫

猶劣諸

膚美也

○咸曰

張騫嘗使月氏道經匈奴中來往

三歸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推二人得還蘇武帝使匈奴

如中單于說武令降武不聽單于怒幽武實大窖中絕不與

食又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武既至海上放漢節牧羊

卧起持操節旄盡落留匈奴凡十九年至昭帝即位匈奴與

漢和親漢求武得歸故二人雖古之美使所世稱東方生

不及矣○光曰沒身者久留匈奴不顧其死

之盛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

或曰揚鄒朔之為故所以自發論也表則也蔑絕也謂朔之

言行不純一於聖人之師則如詠諧射覆隱語之類也故宗

聖之風立教之書絕而不傳今觀朔嘗上書陳農戰強國之

計數萬言又有封大山貴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襟屏風平樂

觀賦諸篇頗存蓋子雲惡其雜而不取之也○或曰顏師古

曰言辭義淺薄不足稱也○光曰朔言行駁雜所師耒者不

能純壹其流風遺書皆蔑然无足觀

或曰隱者也或曰或見揚之短朔破

書皆蔑然无足觀

也○光曰宋吳本或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

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

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

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

其行矣

昔之隱者文王拘於羑里而重易六爻箕子隱於

殷朝而為周陳洪範接輿之在楚而歌鳳兮○咸

曰吾聞其語又聞其行者如夫子所謂作者七人之義也言

隱道當如此十人者○或曰聞其聖賢之言行○光曰言皆

不然或曰隱道多端或曰或言隱之道多

曰固也或曰固實

也言隱道實多

端故陳之于下

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

仲尼亦然○或曰易曰龍德而隱者也

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遇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其聖人隱也

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

或曰孟軻亦然○或曰

考其言行之素皆聖賢也以

不逢其時故隱以避害耳

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

隱也或曰言談者仁之文也○光曰朔談者耳不遇戰國縱橫

之時故依隱玩

世不足貴也

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披

其髮也欲去而恐羅害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

端篤一

歌鳳也哉

咸曰彼之隱者猶為行道立教而干於時如楚狂箕子去而隱以避害言隱雖有此數端

而朔不可以及是。秘曰此皆多端也箕子為之奴孔子曰

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

咸曰言朔既不及此而世稱之過實何也

曰或

應諧不窮正諫穢德

由此四事得名

應諧似優

曰應諧謂應

言而諧戲之如與侍

不窮似哲

咸曰問則輒應如射覆

見微者。秘曰變詐鋒

出莫能窮者似智惠。秘曰

正諫似直

咸曰孟諫上林

乙帳者。秘曰時觀察

穢德似隱

秘曰懷肉汗衣歲

請

問名曰談達惡比

也欲知誰比。秘曰朔之名也談也

達今從李本音義引漢

本作請問名字達吳本作請問名談達今從李本音義引漢

揚子八

十一

朔談諧敏達之人耳。音烏

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

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依隱

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

非夷齊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同依隱玩

世飽食安步以仕易農此滑稽之雄者也。咸曰言朔非夷

比哉。光曰李宋吳本皆云非夷尚容依隱玩世其滑稽之

音骨言朔依託隱者以玩侮世人以詭譎欺

或問柳下惠

非朝隱者歟

此問發於東方朔也。咸曰或以揚之短

既非隱則柳下惠降志辱身言中倫行曰君子謂之不

中慮豈非朝隱者也。光曰朝直遙反

曰君子謂之不

恭古者高餓顯下祿隱

高祿隱未為下今發高下之談蓋有厲乎素食。咸曰揚以

或人用朔比惠故舉孟軻不恭之言以非柳下惠又以夷惠

嗚不恭二者雖皆不可然推而取之寧以伯夷餓顯為高終以柳下惠祿隱為下故曰古者高餓顯下祿隱猶奢寧儉易

謂夷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光曰餓顯妄譽仁之賊也

光曰譽音余下同仁以褒善義以貶惡賊仁近鄉原賊義

而妄以毀譽加人是賊傷仁義者也近鄉訕同乎流俗合乎汙世眾皆說之以為是而不可與

論之備矣光曰鄉原謂所至之鄉徇眾隨俗求媚或問

子蜀人也請人蜀人問曰有李仲元者人也蜀有嚴

君平已顯仲元未聞仲元則其人也李仲元名弘見

秦交傳光曰人者蜀之賢人也仲元事見常璩華陽國志

其為人也柰何或曰柰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

身光曰累良偽切不以爵曰是夷惠之徒歟曰不

夷不惠可否之間也隨時之義治亂若鳳光曰有

從衆而不善於義揚十八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

則高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聞餓夫夷齊絀

同曰東國魯也左傳六下展禽即柳下惠也言夷曰王

陽貢禹遇仲尼乎王言字子陽事宣帝為諫議大

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捨同也元帝即位遣使徵貢禹與言

吉年老道病卒禹後為御史大夫此言李仲元不遇仲尼則

名不彰而王陽貢禹之顯豈遇仲尼乎光曰曰明星皓

皓華藻之力也歟星雖皓皓有華藻然非能自顯耀也

星之明非藻飾所能致以其居高故為人所曰若是則奚

為不自高光曰言仲元曰皓皓者己也引而高之者

天也星著天而後天下見王陽貢禹時主所揚而後子

欲自高邪

君子行德俟命而已。不見察舉猶如或人。豈能自達哉。

秘曰

仲元之

仲元

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

秘曰貌端故見者肅然敬

聞其言

者愀如也

秘曰言正故聞者愀然謹。光曰

光曰

觀其行者

穆如也

秘曰行温故觀者穆然和

但聞以德詘人矣

秘曰詘人者使人而從己

德也。光曰李本但作鄂音義。曰古鄂但通用今從宋吳本。

未聞以德詘於人也

秘曰

詘於人者以己德而從人也。曰言仲元德能服人而未嘗屈節。

仲元畏人也

言可畏敬。成

曰言使人人心服而畏之。秘曰人所畏服。

或曰育賁

言夏育孟賁亦使人畏。秘曰夏育孟賁皆衛

人言其勇力亦人所畏也。音奔下同。

曰育賁也人畏其力而侮其

德

服之畏非心

請條

問其目也。秘曰條目

曰非正不視非正不

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

吾先師之所畏也

所畏謂言不慚行不耻孔子憚焉。秘曰孔子之所畏憚之

如

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賁其猶侮

諸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八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九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君子篇 或曰以淵騫道亞諸聖自非君子曷克然故次之淵騫

君子純終頌聞 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言善於終而有其名也

其令聞也 或曰領郎定切音問君子既樂善以終又有令名聞於後世者以立言不朽故也 蠢迪檢押

蠢動也迪道也檢押猶隱括也言動則由於檢押 或曰迪當訓為蹈履之蹈檢押猶法度也言動必履蹈於法度

或曰檢押當作檢 旁開聖則 或曰則法則也 或曰開通 君子 或曰君子小人在人所為而已擇而行

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 或曰問君子何以能

然曰以其弼中而彪外也 弼滿也彪文也積行內滿

薄萌二切學成道充言動皆美 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

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 或曰般羿之斤矢指之至也

或曰般輪之揮斤后羿之激矢猶如君子之言行正之至也

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 或曰木性

大德故柔屈其心節義大業故剛厲其志 或

問航不漿衝不齋有諸 或曰柔於愛人剛於去惡

大器固不周於小乎 或曰言有大志 曰斯械也君子

不械 或曰君子之道惟變

械器也航衝之器無所不施 或曰君子之道惟變

或曰器械適於一用 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

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 或曰允信也蹈行也言孟

子於要言奧德非惟苟且

君子

曰諸家導漾東流為漢又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孔玄沱東行。○**光曰**言諸子之道雖時有小用而非順正不可以致遠

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

有取焉實錄不隱故可採擇。○**咸曰**司馬遷雖雜尚有禮

異端之痼者也故曰鮮取焉。○**光曰**今淮南鮮取焉爾

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史不可廢。○**淮南鮮取焉爾**

淨辨虛妄不可承信。○**太史公實錄猶如曾史舊文聖**

人將有取焉以正褒貶淮南劉安之書雜而不典少有可採

博而駁雜迺誕可取者少。○**必也儒乎**於是乎在下出

下入淮南也或出經或入經。○**必也**以儒為名乎

者**文麗用寡長卿也**則少。○**必曰**相如文賦雖麗施用

於**多愛不忍子長也**故曰多愛。○**咸曰**遷之孝不專

純於聖人之道至於滑稽稽日者貨殖游俠九流之技皆多愛

而不取不忍弃之。○**必曰**不可以垂世立教者司馬遷皆叙

而錄之是多**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

也仲尼稱管仲為仁史魚為直遠伯玉為君子之類亦多愛。○**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

也。○**咸曰**非經謂之傳或人既聞揚子上論淮南子長之言

果純於聖人之道也。○**必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定取

止乎禮義者三百一十一篇而已是愛義也子長史記至於

滑稽日者刺客貨殖之類皆不忍去是愛奇也或人**曰不**

曰甚矣淮南子長之傳言不果全於聖人之道也。○**必曰**言今人之不果

果則不果矣苟非所能自可耳。○**咸曰**言今人之不果

子長皆已沒矣其書皆已行矣安可道而果之哉**人以巫**

鼓巫鼓猶妄說也妄說傷義甚於不言。○**必曰**夫巫左道者也言

子既吐觸情之談又發巫鼓之義。○**咸曰**夫巫左道者也言

彼之書非徒不果純於聖人之道而已今大行於世復使人

享之得其雜說如左道之巫以鼓動其事或夫眾者也如淮

南游仙化金之說鼓動末俗使其享之非左道而何也。○**必**

君子

音義曰天復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

是本作又並闕初則炳然久而則渝變丹青初則炳久而則渝渝乎哉青冊

聖人之言久而益明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

矣奚聖人之多變也言五經支離萬事錯綜

可無不可曰聖人固多變天縱之也

五行變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

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

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以妙外往諸賢以方中

者賢也而末達其本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尽其變通聖人之

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所以應無方也

子游子夏得聖人之一躰顏閔具躰而微之謂也夫天多變

然後有成聖多變然後有倫天變隱於萬化而難知故曰天

則有常聖亦布於五經而可見故曰聖人固多變或曰夫

天之高也及其變則二氣推移四時更迭三辰運行万物生

瘁不為少也或曰聖人自恣歟何言之多端

也或人問多變之語不達其歸趣恐聖人率意曰

子未覩禹之行水歟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

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可礙也水避礙則

通于海君子避礙則通于理高者水之礙故避

避之則行君子好人之好嘉其善也而忘

人之好物物而不識彼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何

許也曰與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

君子

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

躬之以仁義進而進秘曰禮退而退秘曰義日孳

孳而不知勸者也光曰勸與倦同躬中也退而退當作退

而巳故下文云請問退進或曰進進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乎

顏淵以退為進後名而天下鮮儷焉秘曰人不

樂終日如愚而回也不愚是以退為進少有其偶光曰鮮

息淺切音麗顏回在陋巷不苟仁好學不倦是以退為進

或曰若此則何小於必退也秘曰若然則必退於道者

聖人不遁于世不離于群是小必退曰必進易儷也必退易儷也必若

進則貪祿利苟退則慕偽名也秘曰輕於進退者衆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退進

不失其正者君子也咸曰猶仲尼之於魯也用之則攝相

惟禮義所在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懼

畏義也此章有似駁莊子莊子之言遠有其旨不統其遠言

者遂往而不反所以辨之忍各統其所言之旨而兩忘其言

則得其意也秘曰人有如莊生之光曰曰作此者其有懼

乎秘曰非聖人者無法具有誅戮之責作此齊物之論然

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光信死生齊貧

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為囂囂秘曰夫死生異理

等較然之義也而莊子託以道家遂以係表遠去忘言得意

稱其齊一而好之者無不甘心焉是虛華之大者若信是言

則吾以聖人六經之旨為囂囂之虛語耳光曰囂許驕切

人好生惡死苦貧樂富重貴輕賤乃其常情聖人因之以設

勸沮立政教若信然齊等則聖通天地人曰儒道葉深奧

君子

不通人曰伎伎藝偏能○秘曰如天地之變陰陽之數而

君子之道名曰伎藝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

之人理云云萬物動靜無不由我以明彼者○秘曰若求

禍福與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諸秘曰言先自

亦愛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秘曰言先自敬於

自愛仁之至也秘曰韓吏部曰自敬禮之至也秘曰

曰母未有不敬而人愛敬之者也秘曰未有不

而人愛敬於己者也○光曰躬仁或問龍龜鴻鵠不亦

壽乎曰星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物

之壽其質生存延年長也仁者之壽死而不亡名無窮也○光曰龍龜鴻

鵠性自壽耳人則為仁然後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秘

能保其壽孔子曰仁者壽秦皇漢武俱欲曰吁吾聞伏羲神農歿黃帝堯舜殂

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秘曰魯城之北孔子

子並聖人皆死爾○光曰文王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

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秘曰彙類也仙者皆有虛

龜等光曰借使有仙亦如龍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

也聖人之於天下耻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

下耻一日之不生光曰言聖人所以不孝仙人者道不

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秘曰名惡名也實善實

存也善實死也如始皇孝武至今為天下笑非惡存而善死

者乎○秘曰神仙者謂之羽化蟬蛻而升天是名生也其實

君子

則降年盡而死耳故曰實死。或曰安。或曰世無仙則

期羨門徒有其名而人未嘗見實死也。或曰世無仙則

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賢器也。與惟賢器能使

無為有。或曰仙本無也。而盧生之徒以為有非器器不逞

則能使無為有也。或曰多言之人喜妄說。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為也。

或曰無以問為。有與無非問也。或曰謂之有謂之無

地之間本無此理無而問。問也者忠孝之問也。問忠

與孝之事耳。忠臣孝子惶乎不惶。或曰忠臣

忠孝者修身之本。忠臣孝子惶乎不惶。或曰忠臣

嘗於事君孝子汲汲於事親何暇其仙乎。或曰惶

暇忠孝之人何暇問無益之事乎。或曰音皇。或問

壽可益乎曰德。或曰推修德。曰回牛之行德矣。曷

壽之不已也。或曰言顏回冉伯。曰德故爾。或曰庸以

聖以不朽為壽。顏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德爾。其也

冉有德故不朽。或曰言假令顏行之殘冉行之賊則安得不朽之壽如是

哉。或曰顏冉之命自短耳若加之殘賊則斯命亦不能保

也。曰殘賊或壽曰彼妾也。君子不妾。論語曰人之生

幸而免揚子之說亦猶此義。或曰禮云庶人曰死死斯

也。死則無所聞矣。如殘賊者安得不朽哉。彼言不朽者乃

欺妾也。彼問亦以長生為壽。揚對終以不朽為答。或曰殘

賊之人妾生於世。豈有不朽之壽哉。君子不妾生者也。或曰

終自然之道也。因論神仙之事。遂至原始要終。以死

而陰終。爾猶人也。豈有使之然哉。自然之道也。或曰

天常春而不秋。日常朝而不暮。則人長生而不死矣。或曰

子忠人。況己乎。小人欺己。況人乎。夫至人其猶先存

者言乎。有其真然後可以訓物。况乃其身之不

論又安能論諸人哉。或曰盡誠於人曰忠。

君子

卷終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十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秘司馬光重添註

孝至篇 國語曰人道之大莫大乎孝孝道之全莫大於終故啓之手足沒且誠焉豈易量哉法言始於學而終

於孝理亦粹矣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

表之歡心 言尊祖考安神靈故先王以孝治天下也

歡心其道其大 光曰神者 謹孝至 光曰夫孝所以開明

報本也故為其終動天地感鬼神者莫速於

孝至矣 將欲言其義所以歎其 一言而該 光曰至德要

聖人不加焉 一言而孝兼該百行聖人无以加之是至德

於父母子之天地歟 天懸象地載形 無天何生無地

何形天地裕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 裕足也言萬物

地不取足於萬物也 咸曰正文當云萬物非裕於天地疑

脫其非字裕饒裕也天地生萬物非與其報故能饒裕於萬

裕父母之裕不裕矣 養父母自以為足者乃不足也

與天地異也故親以生育之恩饒裕其子則子也以孝養之

德饒裕於親若夫但樂生育之裕不能全孝養之裕則不為

目父母有餘裕於其子其子豈能裕於父母哉不父母之裕而

自知不足者其舜乎 自知不足則其舜也 咸曰舜所以

孝養之 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 祕曰父母之

裕也

孝子愛日無須更懈於心○必曰其心無懈○光曰木欲

足日不孝子有祭乎有齋乎祭嚴齋敬孝子之事○光曰言齋重於祭夫能

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齋乎亡形復存荒絕復屬者謂○光曰屬之欲切

謂齋謂齋故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必曰見其居處

見之謂思而是以祭不賓夫齋者交神明之至故致齋三日

而發斯談者有慨乎時也○成曰祭不賓者孝子盡精極思

而存夫親何暇乎賓之接也○必曰專乎所親○光曰賓謂

敬多而親少如待賓客人而不祭豺獭乎九月豺祭獸正月獭祭

不祭豺獭之不若也或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生事愛敬死

乎○問今世湏死生盡禮方可謂能子曰石奮石建父子

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父必曰萬石君

皆以馴孝行謹官至二千石必曰言人

○必曰言父子孝謹相成或曰必也兩乎必曰言人

孝謹方為美乎曰與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必

得雙於斯二者當如堯之為父舜之為子○成曰子雲方論

孝至而遠以萬石君父子與堯舜較短長得非傷君臣之道

輕孝至之禮乎曰子雲之心蓋所以重孝至而謹君臣之道

者也何哉天下之重莫大乎孝未有天子而無父也故自天

子至于庶人其禮雖異而其為孝一也夫孝君行之於上而

臣行之於下則四海莫不孝矣四海皆孝則忠臣得矣故曰

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由是言之子雲所以重孝至而謹君臣

亦明矣有是哉子雲也孝者辨之○必曰與堯之無子舜之

無父不若使堯為父而舜為子不必兩也堯子丹朱子有

含菽縕絮而致滋美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

偽如之何含食也菽豆也○必曰言人有自含食其菽

思以為孝或非之以為偽何如也○必曰言人自含食其菽

○必曰縕於盆切含菽菲食縕絮惡衣曰假儒衣書服

孝至

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

衣書服而讀之三月

不輟而歸誰曰非乎言亦可以為儒也如彼之自薄而厚於親儻乎不輟則亦可為孝矣三月者時一變也天時且變而已不變是為儒矣三月者時一變也天時且變而已不變是為儒矣三月者時一變也天時且變而已不變是為儒矣

曰何以處偽

問何以見其偽者

曰有人則作之

無人則輟之之謂偽

禮云道不可斯須離其身可離非道也所以君子慎其獨矣故

有人則修而作之無人則輟而止之非偽而何君子耻之

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

不為名之名其至矣

太上以德自然之美非至而何

君子行善其名自章至矣

為名之名其次也

力行近仁斯亦次矣

行為次也名慕善名猶有所耻

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

之謂忠謨合皐陶之謂嘉

道佐其君者皆非忠嘉

曰邵如之何

邵猶繼也言欲繼稷契皐陶者如之何

問稷契皐陶道高不可及奈何

曰亦勗之而已

勗勉也言欲繼稷契皐陶者當勗勉

其已痺則秦儀鞅斯亦忠嘉矣

痺下也此所以微言

之將相者如其卑下而不能自勉則秦儀鞅斯亦可謂之忠嘉矣蓋言

其自足也

堯舜之道皇考

夏殷周之道將考

而以延其光考

二帝三王

美大之光

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夏以其

功

平水

殷周以其伐

聖德同而禪代異者隨時之義

君應乎天順乎人王莽違乎人逆乎天

或曰食如蠶

言精細也

衣如華

服也

朱輪駟馬

於此有受天

孝至

子字今從李本金朱煌煌無已泰乎煌煌然無乃已泰乎
謂富貴者如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為泰言當此無乃泰侈

不由其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綸如青絲繩也五兩之綸

半通之銅皆有袂畜夫之印綬印綬之微者也言不由其德而佩猶為泰矣况滔天乎綸青絲綬也諸本注皆作

青絲繩蓋傳之誤也音倫李朱本通闕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

之者一五謂仁義禮智信也曰勉勉勵也曰非勉則不復其

性或曰力有扛洪鼎揭華旗智德亦有之乎言古

有力者能扛鼎揭旗夫智德亦有能之乎此力百人便能敵之德

諧頑諧和也頑讓萬國禹也知情天地與天地合

神之情狀或曰知情天地者言形不測謂神惟聖人

能形人見其形而不能測其量非百人之倫也百人乎此子雲黜力而尚德者也

地之情其形不可或問君曰明先問臣曰若禔若順

測豈百人可敵乎或曰禔是支切又杜奚切又音支敢問何謂也曰君子

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上明而光

之為君也順而安其上舜之為臣也王莽之事漢則傾覆其下堯

上篡位居攝則暴亂其下也或曰明而光其下法天也順

而安其上法地也或曰光謂或曰聖人事異乎言聖

能顯忠遂良安謂能順美救惡或曰聖人事異乎言聖

人亦以妖或曰聖人德之為事則無異異亞之則

見異修德或曰故常修德者本也修其德何異也見異

而修德者末也或曰猶大戊武丁見異而後修非上德矣故為之末焉
乃見修而禳或曰本末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感此之
之事在末後其者必

孝至

亡矣。○猶絆紂本末不修其亡忽焉。○天地之得斯

民也。得養育之本故能資生斯民也。○天地之大德

斯民之得。後有男女是人與萬物齊生而最靈者也。班固曰：夫人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故曰得斯民。

一人也。得資生之業是故係之一人也。○言斯民之衆

一人之得心矣。心為心。○言一人之責在得

無主。乃亂。○心為心。○言一人之責在得

吾聞諸傳。傳記謂論語。○老則戒之

在得年彌高而德彌邵者。高也。老則不貪而有德。亦

是孔子之徒歟。王莽少則得師力行老則

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

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病篡之深故有先瘳之

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為大治之在

道不亦小乎。道至微妙故曰小也。○一人有

為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之得心矣。○一人有

秀曰知哲聖人之謂俊。深識聖義是俊傑也。○秀

穎德行之謂洪。禾之秀其穎猶人之洪其道也。○秀

穎於德行洪秀也。知哲當為哲知言哲能知聖人之

道不溺於異端智之俊者也。秀謂材秀能修德行使穎出於

君子動則擬諸事事則擬諸禮。動動非禮則

大者也。

孝至

羊子十

不擬○或曰擬或作疑非也擬據也言君子不妄其動乃據事而後動不為其事乃據禮而後事○或曰擬成也君子不妄動動則成於事事則成於禮疑一本作擬○光曰吳本擬作疑今從李宋本擬度也動則度其事之可否事則度於禮

為是或問羣言之長羣行之宗曰羣言之長德言為非

也或曰謂由德而言羣行之宗德行也或曰謂由德而行乃為羣言之長

或問泰和或曰問太平和樂之道曰其在唐虞

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發號出今而民說之

或曰言觀書二典詩小大雅見唐虞成周之盛信泰和矣○周

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或曰習

言由成王來積習為治○齊桓之時溫而春秋美邵

陵習亂也或曰齊桓公會諸侯于陘楚遣屈

召陵與之盟以禮楚也○或曰溫亦亂也言齊桓之時下陵

上替而春秋美邵陵之會能服楚也習亂亦謂習見亂世之

事按僖公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邵故習治則傷始

亂也或曰傷掉○或曰太平之民追歎舊亂○或曰習見治世

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或曰先儒多以為習亂則

周道衰詩人本諸社席開睢作故揚子以為始亂習亂則

好始治也或曰好樂○或曰亂世之事觀始治則好之始治謂邵陵之盟也

公羊傳曰桓公救中國而攘夷漢德其可謂允懷矣允

信○光曰允謂信及四夷懷謂遠人來服黃支之南大夏

之西東鞮北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

鮮焉明此奕世之所致而莽一旦行詐以取之○或曰言所以明漢興中天之本也黃支南蠻去合浦日南三万里大夏西戎去中華一萬二千里東鞮北女未詳或傳寫之誤當

孝至

言北鞮東女匈奴謂漢曰若鞮自曰呼韓邪後見漢而為孝慕之故皆為若鞮哀帝建平四年烏昧留若鞮單于上書願朝是也東夷有東女國西羌別種也西海有女國故云東女國○**光曰**都奚切○**音**悉淺反鞮蓋東夷國名女女國也

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之世○**光曰**李本芒芒作

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之世○**光曰**如商周

宗夷猾夏蠢迪王人屈國之世○**光曰**猶唐虞

喪師無次也宗夷者四方群夷也○**光曰**猾亂也蠢迪猶

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麟儀儀而馴鳳師

未至也德○**光曰**非秦

或曰詘詘比夷○**光曰**

帶我金犀金犀

不亦享乎嫌禮胡如

珍膳寧鋤寧鋤其口也○**光曰**

被我純績純績績畫○**音**會

或曰詘詘比夷○**光曰**

帶我金犀金犀

不亦享乎嫌禮胡如

珍膳寧鋤寧鋤其口也○**光曰**

被我純績純績績畫○**音**會

或曰詘詘比夷○**光曰**

帶我金犀金犀

不亦享乎嫌禮胡如

臣稱為比藩是為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

孝至

乎 言如此不可以盛禮待之也。○祀曰高祖園乎平城文帝不雪憤辱之耻孝武並興邊略實為真主矣至宣帝時呼韓邪來臣稱北藩打樂北虜蓋漢神靈之祐豈可不享之哉
光曰為兵王者謂高帝得天下之後文帝武帝承平之時兵所以不得息者正以匈奴之故也今幸而得其臣朕豈可不厚撫之使之雜叛小費而就大惠乎

龍堆以西日龍堆也大漠以北鳥夷獸夷鳥夷獸夷者衣鳥獸皮毛郡勞王

師漢家不為也 皆在冀服之外不為郡屬者也若使營王師而郡縣之漢家不為也○光曰鳥夷獸夷言其如鳥獸然營王師漢家仁明之主所不為也

朱匡之絕捐之之力也 朱匡南海水中都元帝時背叛不臣議者勸往征之費捐之以為無異禽獸也弄之不足惜不繫不損威

否則介鱗易我衣裳 元帝聽之事在漢書否則介鱗易我衣裳否不也言不然則介鱗之類易我衣裳

人者每在殷民阜財殷富明道信義光曰行義使民信之致帝者之

用光曰極其事業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光曰粒食謂中國之民榮也晏

也 榮父未晏和示 祀曰 榮然明感晏然安和 光曰此言王者不應疲弊中國與遠處爭雄也

天道勞功 祀曰勞而成功 光曰勤勞然後有功或問勞功曰曰

一日勞考載 日一日猶日日也 考成也載也曰功 周而復始以成其歲故曰功 光曰載事也天運行不息是以勞也成造化之事是

或曰君逸臣勞何天之然 言於人事則君逸臣勞也天為君四時行百物生以育其勞也曰於

事則逸於道則然 於事則逸無功可名於道則勞運轉機衡 咸曰言人君之道道則勞之 祀曰生萬物也而天道則勞矣以其運行不息也理蓋事也而君逸則勞矣以其

備者不暇也 光曰天則無為自然而萬物生成君則垂衣端拱而百姓又安是其事逸也天則陰陽往來生之日新君則求慎訪道

一日萬事是 其通勞也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 勤

勞則過於阿衡 漢公王莽也或以此為得莽之言或以為言避之也吾乃以為為觀之也揚子所以玄仲也發至言於當時垂忠教於後世言教天地而無漸教開百世而不耻而惡可知

有子 宗元曰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及 咸曰咸王幼太甲昏勢亦殆矣然周公居叙又

之尊伊尹當阿衡之重二公可取而不取卒以忠勤復辟而止之夫莽其可取不取之內明其不可

取而取之辜則子雲之罪莽之大矣 祀曰目周公以來未有如王莽而謂之美也惟其折節力許

勤勞之事則欲不止於阿衡明其篡也伊周聖人之居師師者漢公王莽也懿美也過謂不止也

班固曰莽知漢中外彈微本末俱窮已所忌憚其其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終子雲因其假也

故以伊周為言 光曰法言之成蓋善乎帝之世莽專漢政日比伊周欲與禮樂致太平上以感太后下以欺民臣附已者進異已者誅何武絕宣以名高及禍故揚子不得不避辭以避害也亦猶詳方

云堯舜在上下有業由也當是之時堯猶未篡人臣之盛者無若伊周故揚子勸以伊周之美欲其終於北面者也或曰揚子為漢佳漢亡不能死何也曰國之大臣任社稷之重者社稷亡而死之義也向使揚子據將相之任處平勃之地莽篡國而不死良可責也今位不過郎官朝廷之事無所與聞奈何責之以必死乎夫死者士之所難也責人者當先恕已者則可以知其難矣或曰揚子不死可也何為仕莽而不去曰知莽將篡而去者無勝是也莽聘以為太子師友卒不食而死揚子名已重於世司去而隱處如揭日月潛於蒿萊庸得免乎或曰揚子不去則已何必去乎以末媚豈敢貪賤思當音乎曰昔晉叔宏作東征賦不序相與陶侃猶為相涅陶侃切僅以敏捷自先况揚子作法言品深博漢皇以來將相名臣而獨不及莽能無耻且忘乎此杜預所謂君但恐為害不求益也且揚子自謂不汲於富貴不厭於貧賤始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策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此豈非言行相副之明驗乎古今之人能安恬如此者或希而子乃疑其求循而思富貴不亦過乎使揚子果好富貴則必為莽佐命不在劉甄之下矣

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

言人民富衆多昌盛也 宗元曰揚子樹陰陽之數此言

知漢祚之方羊耳 咸曰子雲雖學極陰陽然亦不啻逆知漢祚也方羊也夫中天者猶中爻也蓋子雲親養之強筮而立復暴桀如是天下思漢德未已知赤氏之運未去必有中爻而王者言庶或手近也故後十餘年光武果定之豈非驗乎 祝曰子雲上稱漢德之九懷中言王莽力之不正下言漢祚之中天是觀氏思漢德莽為不道必有中爻之美且明德之不可已也如是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以禮明之也子雲曰漢二百一十載而中天以德明之也是知子雲其聖人之徒欽漢高祖元年至孺子嬰二年凡二百一十四年自王莽稱建國元年至獻帝延

唐元年九百一十二年光 辟靡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

容之輿服以表之復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諸美以濟

勉人者無羨唐虞之世也 咸曰勉當為免字之謬也言后之中爻者能脩漢之辟靡乎校禮樂輿服之未脩者能復井田之未復者能措刑辟之未措者以是道而化天下復免人事之之役則唐克如矣 祝曰漢之中天惟是盛德之符設使行辟靡校學禮樂輿服之事復其井田象刑勉勵其人役於百執事者則唐克之治矣夫孔子刪書如于唐堯而子雲法言以是終之蓋百王之表則也 先曰容為之宏歸表其尊卑任用也月唐堯故事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十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漢〕揚雄撰；〔晉〕李軌等註。—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9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274-0

I. 纂… II. ①揚…②李… III. ①古典哲學—中國—西漢時代②法言—註釋 IV. B234.99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076240號

ISBN 7-5013-2274-0



9 787501 322749 >

書名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全四冊)
著者 〔漢〕揚雄 撰 〔晉〕李軌等 註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发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stfxb@publicf.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四〇·七五

版次 二〇〇三年九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274-0/K·639

定價 一三一〇圓

